

我为什么如此热爱纸箱子

■孙道荣

朋友来我办公室小坐，忽然眼放光芒，问，你那些纸盒子还有用吗？

那些纸盒子，堆在墙角落，已经有段时间了。是直接扔了，还是卖给收破烂的，我还没想好。它们倒都是有来历的。那个最大的纸盒子，是我上次撤办公室时，从附近的一家超市讨来装东西用的。我搬好东西后，对我来说，它也没用了。两个小一点的纸盒子，是我网购时，包装东西的，一个是食品盒，外表印刷得花里胡哨，另一个是装书的，白板，比较硬。还有其他几个纸盒子，我记不得它们是怎么来的了。现在，它们唯一共同的特征是，空了，没用了。

我摇摇头。没用了。她兴奋地说，那你都送给我吧。没问题。你是要撤办公室，搬家，还是邮寄东西？我能想到的，一个空纸盒的用处，大抵就这么多。

她笑了。我不搬家，没换办公室，也不是邮寄东西。这些纸盒子，我是要拿到幼儿园去的。哦，对了，朋友是幼儿园的老师。

她说着，走到堆纸盒的角落，拿起一个小纸盒子，端详，捏捏四角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扭头对我说，你不知道，这些纸盒子有多美。

我真没觉得这些纸盒子，有什么美的。

她说，这个纸盒子，坚硬，有型，可以做城堡。

又拿起一个小纸盒，说，这个很轻，软，安全，可塑性又大。这么好的材料，我一时都想不好拿它做什么了。

她的眼神亮亮的，感觉她眼前的，不是普通的纸盒子，而是什么魔法盒似的。这些我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废旧纸盒子，成了她眼中的宝贝。

朋友笑着说，自从做了幼儿园老师，自己竟然养成了一个“收破烂”的习惯——

有一次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，打开喜糖盒，里面除了糖果、巧克力之外，还放了几根装饰性丝条，五颜六色，很漂亮。她说，看到那些丝条，她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了“狮子的发型”，也可以是“非洲人的饰品”，还可

以做成城堡上的旗帜……总之，这些漂亮的丝条，到了幼儿园，就可以成为孩子们手中变幻莫测的道具。自己一个喜糖盒子里的丝条不够，在她的请求下，同桌的人，都将喜糖盒里的丝条取出来，送给了她。

幼儿园边上有个汽车维修店，门口堆了不少废旧的汽车轮胎，这些旧轮胎，已经没啥用了，就那么堆放着，成了一个又难看又危险的垃圾堆。她就去和汽修店老板商量，能不能送一点废旧的轮胎给他们。一家幼儿园，要这些旧轮胎干什么？汽修店老板很纳闷，但他还是答应了她。在同事的帮助下，她将十几个轮胎，搬进了幼儿园。

五个旧轮胎，分别涂上鲜艳的蓝、黑、红、黄、绿，挂在墙上，成了奥运五环；一个轮胎，被一分为二，成了两个月牙儿，里面培了土，洒上花籽，浇水，一个星期后，冒出了嫩芽，一个月后，开花了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小花，星星点点，好看极了；还有几个小一点的轮胎，则成了孩子们的玩具，可以滚圈，可以对垒，还可以排排坐。

她说，那些没用的东西，薯片罐啊，包装袋啊，纸杯啊，泡沫板啊，碎绳子啊……在她眼里，都是宝贝，都可以拿到幼儿园的手工区，成为孩子们搭建的材料。而她最喜欢的，用场最多的，从来不会过时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纸盒子。大的，小的；硬的，软的；长的，方的，桶状的；原色的，无色的，花里胡哨的……总之，任何一个纸盒子，都特别受欢迎。它可能是城堡的外廓，也可能是动物的框架，它可能变成一个生活用具，也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玩具。

我理解朋友的爱热，她之所以喜欢那些废旧之物，是因为它们都可以编织成孩子的一个梦想啊。

几天之后，朋友发来一组幼儿园的照片，孩子们正在做手工，其中，有一只大肚子的潜水艇，朋友对我说，它就是用你送的纸盒子做的。

我觉得它好可爱。



■木瓜

霞浦的老战友

海洋变得更加地亲密无间。宁静恬淡的时光里，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声，我想让思绪飞扬，我想让脚步停下，我想与下尾屿岛一样，不安分地将那条胳膊伸进海的中央。

是风的魔力还是海水的力量，将山崖侵蚀得支离破碎。走下山坡方才看清，那惊涛骇浪借着风势在不停地撞击着早已斑驳的海岸，留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造型精美的杰作，岩体被无情地切割出一条条深深的海沟，几丈高的岩壁上也被开凿出了一个超乎想象的自然奇观——福建的“圣象天门”。此时若是站在洞中往外看，你一定会被惊艳到，大海与蓝天已成为那一幅画面的衬托与背景，海礁被挂在了半空，云儿落在了水中，那飞溅的浪花，那翱翔的海鸟，将景色不断地更新，如此这般场景，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被感动到。

赶到古桶村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，原本设计好在三沙礁石摄影栈道走到东壁摄影点，途中可以拍海上的万顷碧波，可以拍落日的余晖，还可以拍夜

归渔舟，拍山崖上向晚的村庄。可还没等我们走下栈道，那西方的天边就出现了一些小状况，灰色的云层开始堆积，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，那太阳羞似的躲入了云幕。值得庆幸的是平时爱露脸的它，还时不时地从云波的缝隙中探出脑袋将淡雅的光芒洒向人间，让我久久地不忍离去。

都说去霞浦旅游需要带上几分运气，尤其是在雨季季节里。应该说我们这个老兵小分队还是比较幸运，看到了波光云气，看到了日落风清，看到了晚霞绚丽，看到了大京沙滩柔性的美丽，也看到了下尾屿岛力量型的硬朗和坚毅。

晚餐后，老汤告诉我：“霞浦最佳的景色是在日出时分，那一刻的美是可以触达到人的每一个细胞，还有紫菜收获时渔民脸上满满的幸福，还有闽东的小武夷杨家溪，还有海涂浅滩被海带占领的小渔村北歧，还有……”

我会心地笑了，轻声地对他说：“老战友，我会再来霞浦，我还想听你再叫我一声老班长。”

■张会明

南归的小燕子

土而出，呼唤着杏树桃树鼓起花骨朵，享受春风千般抚摸，春雨万般滋润；还有那抽绿的白杨，飘飘的柳树，都在翘首企盼燕儿带领她们走进百花齐放的春天。

大二那年，有两位女生是湖南转学来的委培生，一位叫燕子。燕子瓜子脸，长头发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燕子和同伴喜欢看书，晚自习经常静静地 在图书馆阅读。她们有湘妹子的那股泼辣劲，认准的事儿就会坚持到底。大学毕业，燕子和男友去南方进了大公司。后来夫妻俩自主创业，几经打拼，创建了自己的鞋业品牌。前些年，燕子夫妇回到了长沙发展，反哺家乡。事业有成的她，就像那南归的燕儿，由衷地眷恋着这片土地。它们离开时，给人们留下希望；它们回来时，给人们带来了收获。

但愿新燕南去，来岁旧燕北回。

■孙达

幸福的慢时光

鱼汤。

即便是足不出户，儿子也有做不完的稀奇古怪的事情：做一个“吃硬币的盒子”，用铅丝打开家里的门锁，用AB胶做人造琥珀，制取硫酸铜晶体，勾画涂抹美术字……为了儿子这些特殊兴趣，我们家有好几个箱子，用来存放各种实验用具和儿子的“作品”，书房早已放不下了，儿子的卧室也放满了，客厅也被占用了一半。

“慢速的流动带来世界变化的更多细节，这些细节不会被分割，不会骤然出现又忽然消失，它们承载着精准秘密的规则。”这样的时光或许没能让儿子变成考场上百战百胜的“刷题高手”，但是生活中的儿子总会给我不少惊喜：有一次上了车发现手机突然失去了信号，

度，真可谓：蔚为壮观。

我没有在海边漫步，也没有追逐海浪奔跑，而是坐在高高的沙堆上，倾听着大海述说春暖花开的故事。没有寂寞，没有孤独，两旁的听众比我更倾心，

左边是一艘破旧的老渔船，右边是一簇簇盛开的海芙蓉。大京的海，黄澄澄的细沙，蔚蓝色的海水，一阵阵的海声依旧，一排排的细浪翻卷，一曲动人的海风欢歌；大京的天，宁静、深邃、高远、湛蓝、透彻，就连云彩都舍不得去沾污它的圣洁与清明。

霞浦的秀丽我不说你也知道，而霞浦的海鲜人人都会赞不绝口。那天的午餐老汤安排在海边间峡村丹丹海鲜楼，整整一大桌的海鲜，消费才500多元，我们吃到了鲜活的鲷鱼，鲜活的墨鱼，鲜活的大海虾，鲜活的膏蟹，还有一道长在海里的、霞浦人称为“海笋”的蔬菜，非常鲜嫩。

午后的阳光依旧是那样的灿烂，照耀在下尾屿岛的山头上，远处的海天一色被轻巧地拉近到了眼前，我与天空与

闲坐烹茗

周末，回到乡下的家里。一家人在廊檐下坐着，突然，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自头顶传来，原来是久违的小燕子又来屋檐下安营扎寨了。我们喝茶聊天，

几只小燕子驻足檐下的电线上，时而侧耳倾听，时而呢喃细语，似乎在欢迎我们回来。

燕子是吉祥鸟。小时候，赣南老家的房子里，每年春天都会有燕子来筑巢，房梁上有好几个燕子窝。父亲说，燕子筑巢会给那户人家带来好运。

老家的房子二楼是木板铺就，有很多房梁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燕子飞了进来，在檩子旁边安了家。经常看到燕子在客厅上空盘旋，等到有人开门，它们便斜斜地飞了出去。特别是风雨即将来临时，燕子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凡。邻居家大门老是关着，小燕子就在屋檐上搭了个窝。我们放学回家在屋檐下玩耍游戏，几只小燕子常陪伴着我们，跟

凡人脸谱

关于幸福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定义，而我能想到的幸福时光，莫过于和儿子一起度过那“慢”时光了。似乎从很早开始，儿子就被公交车迷住了，他喜欢坐公交车远远胜过私家车。每次坐车，他就坐在最靠近司机的座位上，如果那个座位有人，他就索性站在司机身后，专心致志地盯着司机操纵公交车。一下车，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观察到的情景。每次节假日，他最爱的消遣就是坐公交车，而我就是他的最佳玩伴。他会不厌其烦地研究公交车路线，自己制定了当日出行的几路公交车，尽量避免重复又要能恰到好处地在晚饭前返回离家最近的公交站。我们俩准备好食物和水，慢悠悠地坐一整天公交车，遇上特别感兴趣的站点，还

往事悠悠

■余观祥

蜜蜂桥头

蜜蜂桥，人称“义蓬的观景桥”，站在桥上，远远望去，河面上布满了绿色植物，错落有致地呈现在河的两侧，犹如一个个别致的小岛，飘浮在河面上。

极目远眺，浮岛上空，飞来了一群白鹭，它们一圈盘旋后，自由自在地落在生机勃勃的绿植上。我与朋友下得桥去，沿绿色游步道走去。白鹭们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“嘎嘎”“嘎嘎”几声叫唤，便扑棱地飞起，掠过半空，一起向着蓝天飞去，我们抬头仰望，好一幅“蓝天白鹭图”。

我们漫步在义南河畔，站在平直的栈道上，手扶古铜式的栏栅，遥看对岸一排多姿多彩的翠樟，和翠樟下一群垂钓的钓友。如此美丽动人的画面，让我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，想起了这桥这河过去的样子。

1985年1月，正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时，因工作需要，我有幸从新湾镇红星桥的义蓬区属水泥厂，调到位于义盛镇蜜蜂桥的义蓬区属色织厂。通向厂区的唯一道路，是一条南北走向，约三米宽，没有路名的机耕路。路上行驶的大多是拖拉机和摩托车，偶尔能遇上货车或小轿车。如接连几天下雨，路面上就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水坑，凹凸不平，开车、行车甚为艰难。行走在机耕路上，晴天一层灰，雨天一身泥。当年厂里的职工、附近的村民和学校的学生，对这条机耕路怨声载道，一直希冀着能有一条宽阔、平直的道路。

那座留下岁月痕迹的蜜蜂桥，呈半拱形建造，单薄的桥身，横跨在义南河上，桥面仅容一辆三吨货车通行。桥的栏杆多处残缺不全，因风雨剥蚀，存有的栏柱栏杆，常现钢筋裸露，锈迹斑斑。有时走在桥中央，遇上拖拉机经过，桥面会产生突兀的抖动，让人顿生惊恐之感。站在桥中央，环顾四周，房屋低矮，间或还有几处草舍、油毛毡舍。俯视桥下，南北河岸坍塌不一，芦苇、野草丛生，偶有几棵野树，毫无生机地在岸边挣扎。义南河的水面，时有漂流物，有时随波逐流，有时随岸搁浅，脏乱差成了蜜蜂桥头的代名词。

1986年6月，一次难得的机会，我被招聘去了一家国营单位工作，从此告别了蜜蜂桥，告别了这里的一草一木。

三十年弹指一挥间。蜜蜂桥这一带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她在义蓬新城建设中，成了老区与新区的交汇点。曾经我工作过的办公楼位置，早建成了一家公立幼儿园，一处二层厂房，经改建后，入驻了品牌超市。幼儿园南侧，是商户众多的小商品市场，东侧是人流量密集的农贸市场。这里新楼新房林立，各种店铺紧挨，商业气息浓厚。特别值得一提是的，那座岌岌可危的蜜蜂桥，早改建成宽阔的钢筋混凝土梁板桥，那条机耕小道，建成了双向两车道的柏油马路，其路名命名为“义蓬中路”。义蓬中路贯穿起新区和老区，书写着义蓬新的传奇。

湘湖新苗

■赵迎棋

新茶诞生

“嚓——嚓——”正在睡觉的我被这声音给吵醒。我慢慢睁开眼，一看几位小朋友正手拿小篮子，一脸笑容地向我走来。他们看了看我，对老师说，这真好看，嫩嫩的。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我从枝条上摘了下来，放进篮里，我暂时昏了过去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醒了过来，正躺在一个垫子上，只见一个阿姨朝我们走了过来，把我们捧在手中，放进了一个圆竹席里，抬进一个像大教室一样的房间里。过了一天，倒到了一个大型机器上，有一些比我早到的茶叶们掉了下去，被一个巨大的“怪物”碾压着。这个“怪物”长似一个大锤子，可怕极了！经过碾压后的茶叶们被扔到了传送带上，原来饱满的茶叶，现在就像一片片干脆的薯片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难道我也要这样吗？想要跳也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掉了下去，因为过于惊吓，我再一次晕了过去。

等我再一次醒来时，我来到了一条传送带上，就像老式绿皮火车，缓慢地把我送到了“电梯”上。什么？这又是那巨型“怪兽”，我再一次掉了下去，那怪物正在疯狂地拍打我的脸，还用它那平的手把我抬上去，扔下来，抬上去，扔下来，简直就像在玩玩具一样！我又被扔到了木箱子里。

一位阿姨抬着我们上了楼，停在一个大机器旁边，把我们“泼”了进去。那是一个会动的双层板，那板上都是悬崖，我刚刚一到，就掉了下去，紧接着，只听“唰——”一声，我掉到了堆满兄弟姐妹的大池里。我刚一掉下去，又一只大手从天而降，熟练地把我放进一只网罩的箱子里，我们被吹上吹下，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的“貂毛大衣”也被吹走了，哦，谢天谢地，终于停了下来，只剩下赤裸裸的我们被封装进一个盒子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盒子的盖子被打开，一只手把我提了出来，泡进了热水里。我舒展开我的身体，伸着懒腰，再一次恢复了我淡绿的本色……

“真香啊！”听着赞叹声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虽然我经历了许多磨难，但我成了一杯意义非凡的三清茶，浑身散发出幽幽的香味，带给人人甘甜……